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宁夏文化史话

总主编 张 廉

主 编 邹 荣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文化史话 / 邹荣主编.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6.12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 张廉主编)

ISBN 978-7-5525-3340-8

I. ①宁… II. ①邹… III. ①文化史-宁夏 IV.
①K2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7098号

宁夏文化史话

邹荣 主编

责任编辑 申 佳

装帧设计 王胜泽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4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金利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3640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3340-8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咸 辉			
副主任	蔡国英	姚爱兴	张 廉	刘天明
委 员	张八五	张苏安	沈左权	郭 虎
	马清贵	丁卫东	杨玉经	许学民
	吴洪相	王文宇	何正荣	阮教育
	马建民	张柏森	王永忠	李志炜
	王生屹	白尚成	王永耀	喜清江
	马汉成	万新恒	负有强	周福琦
	李全才	刘 虹	李润军	刘甲锋
	马自忠	苏焕喜	李 彬	马莉方
	马维敏	谭兴玲	金永玲	戴培吉
	丁 炜	房正纶	武维东	潘建宁
	马威虎	刘启冬	陈 宏	许正清
	孙生玉	张永祥	赵军文	

主 编	张 廉		
副 主 编	刘天明	负有强	张明鹏
特 邀 编 审	吴忠礼	张怀武	张万寿
编 辑 部 主 任	负有强		
编辑部副主任	张明鹏		

《宁夏文化史话》

编

委

会

主 任 阮教育

副 主 任 杜秀岚 卫 忠 柳 萍 陈有满

委 员 李金奎 吴建平 沈自龙 杨新芳

张荣军 邹 荣 黑生宝 李丽娟

黄顺学 邢 静 王莲喜 张 青

黄浩宇 张 爽 吴 忠

主 编 邹 荣

副 主 编 张 爽

特约编审 王晓华

编 辑 吴 忠 安 然 张 青 展 帆

马小凤

总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宁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史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局面,积演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璀璨的宁夏历史文化遗存,既蕴含了物换星移、兵戎玉帛的沧桑往事,也呈现出厚重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的编纂出版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依托宁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辛勤耕耘,忘我奉献,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反映宁夏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展现了新的窗口,对人们了解宁夏、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继续深入挖掘宁夏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大批适合时代要求、人民群众需要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宁夏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历史任务,也是建设和谐富裕新宁夏,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宁夏地方史话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应运而生的产物。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旨在以宁夏多元文化为主线,分门别类,按照地域和行业来分类,以重大历史题材事件来陈述,打造一整套宁夏

地方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展现宁夏历史的不同侧面,而且系统介绍宁夏历史发展进程,是彰显宁夏历史文化特色,打造宁夏历史文化品牌,促进宁夏历史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新中国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几十年来,各地地方志、年鉴、地情资料丛书的大量出版,积累了丰富鲜活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培养了一批文字功底强、业务能力精的史志专家队伍。各级领导对地方史志工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打造品质一流、特色浓厚的《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宁夏地方史话丛书》,人们可以感受宁夏历史文化的苍凉厚重,领略宁夏历史文化的奇特魅力,宁夏幸甚,人民幸甚!

是为序!

2012年7月



- 001 小马云慧眼识破大化石 宁东镇亿年恐龙惊现身
- 004 张三小店住进法国神父 水洞沟掘出旧石器遗址
- 012 贺兰岩画记载人类童年 李祥石孤身探寻数十载
- 016 西周墓宁夏先民留遗址 凭险设秦汉戍边筑障城
- 022 诗经乐府催生文学萌芽 班彪《北征赋》情寄六盘山
- 024 历磨难兄弟皆为文学家 遗《七序》令窃位素餐者惭
- 026 苦读书皇甫代传名世家 携后生洛阳纸贵成佳话
- 030 梁鸿相敬如宾待贤妻 孟光举案齐眉伺夫君
- 032 武士墓俑展现文化流变 罗马金币诉说中西往来
- 038 海宝寺塔堪称“孤棱秀俏” 须弥石窟皆为“秀骨清相”
- 042 唐诗名作传后世 边塞诗篇佳句多
- 045 安史乱诗圣辗转佐肃宗 求推敲诗痴邂逅京兆尹
- 047 《步飞烟》传奇小说开山作 韦蟾诗塞北江南旧有名
- 050 西夏立国雄霸一方 党项文化遗泽后世
- 059 明藩王朱棣引领塞上诗坛 流寓文人吟诵“宁夏八景”
- 061 庆藩刻书留名青史 首修方志传承盛世
- 063 三泉殿演绎神奇传说 地摊戏成就隆德曲子
- 066 杨氏泥塑西北闻名 魏氏砖雕一枝独秀
- 071 宁夏说书源自民间心声 小曲艺人诉说天下奇闻
- 075 “葫芦班”开宁夏秦腔先声 魏鸿发创科班“觉民学社”
- 079 慈禧联姻送电影放映机 三晋会馆建首家电影院
- 088 民国图书馆艰辛起步 边区民教馆方兴未艾



目录

MULU

宁夏文化史话

- 098 说书人坐堂“小戏园” 旧曲艺淡出新社会
- 102 宝珍照相馆开风气之先 照相机进入寻常百姓家
- 105 冯玉祥创办《中山日报》 马鸿逵专制新闻媒体
- 110 马鸿逵粉墨登台唱大戏 “揭背花”逃命演员遭厄运
- 112 说书人一生沧桑有绝活 “三把扇”煽火银川曲艺界
- 115 少小求索名声旺 边塞美术奠基人
- 118 笃情煌然草艺 恪守淡泊人生
- 126 苏北抗战谱写青春之歌 历经浩劫难湮艺术童心
- 131 盐池出了个大诗人李季 《王贵与李香香》轰动文坛
- 138 新社会建设新型图书馆 新时期图书管理信息化
- 148 宝丰镇红了回族社火队 跑场子演绎山区老民俗
- 153 黄河滩迎来少年学子 方块字成就苦难辉煌
- 156 京沪名优汇聚贺兰山下 “文化大院”记载艺苑趣闻
- 160 马寅初请饭传佳话 戈悟觉“偷书”装醉汉
- 163 真情挥洒可爱的家乡 心潮涌动《歌唱宁夏川》
- 167 塞上绘画绚丽多姿 国画油画漫画争奇斗艳
- 174 凹凸艺术新传承 文化品牌看版画
- 179 张武脚踩着热砖头写作 石舒清淘书似老鼠搬家
- 185 西海固养育音乐赤子 黄土地流淌血性歌魂
- 191 人到中年启征程 病榻培植《马兰草》
- 196 《吆骡子》久唱不衰 小口弦传递情思
- 201 《曼苏尔》载歌载舞进北京 清真小吃乐坛飘香传美名
- 205 墙里开花墙外香 杂技英豪誉海外



- 209 往事如烟溯旧踪 银光闪烁岁月花
- 216 精兵打造首部影片 《龙种》唱响改革旋律
- 222 宁夏民歌有沃土 “数花”“道情”两朵花
- 226 米寿世影展连中阿友谊 张治军摄影现西域风情
- 230 俞太银掌舵多谋善断 能源报涅槃展翅飞翔
- 236 字字珠玑彰显浩然正气 “北伐诗碑”镌刻千古忠勇
- 240 香包窗花巧夺天工 剪纸刺绣要数隆德
- 246 紫石为砚贺兰端 方寸之间大天地
- 251 古尔邦宴席盛满欢乐 穆斯林婚礼情深意浓
- 254 创业艰难百战多 《月上贺兰》展宏图
- 258 摄影网开启交流窗口 “摄影月”展播美影瞬间
- 261 民族文化载历史 工艺美术有传承
- 283 “不到长城非好汉”中的“长城”在哪里
- 286 我对电视的回忆
- 291 坦荡与无愧
- 294 宁夏电影制片事业的起步与发展
- 297 宁夏译制片二三事
- 302 写在《宁夏广播电视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之际
- 305 宁夏新闻“两会”成立前后
- 309 划时代的“银川会议”
- 314 我的行走
- 318 回忆马季的宁夏之行
- 323 后记

小马云慧眼识破大化石 宁东镇亿年恐龙惊现身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向东越过黄河,就来到了灵武市宁东镇磁窑堡煤矿。在它的周边有一个名叫水洞沟的旧石器人类活动遗址,表明这里曾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煤矿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是矿工的家属区,居住着200多户人家。在它的东侧,有一处高约10米、植被稀少的山梁,爬上山梁远望,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滚滚黄沙。这里就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

2004年4月的一天,家属区里的回族青年矿工马云和女友一起扛着铁锹到这里挖刺猬,因为他们的朋友生病,需要用它入药。爬上一堆乱石后,马云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块露出地表半截的“石头”。它形状奇特,表面呈红褐色,体积硕大,摸上去十分光滑,看上去很像牛的腿骨。从小喜欢绘画的马云断定这绝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动物化石。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决定把这块“石头”挖出来,但是这块“石头”太大,马云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挖出来。当他气喘吁吁地再次仔细端详这块“石头”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迸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兴奋地对女友手舞足蹈地大喊道:“这可能就是电影里拍的那种恐龙。”女友坚决不信,因为在她印象中,这块巨石露在外面至少有两年了,村里的人你来我往都看见过,从来没人说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面对女友的质疑,倔强的马云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分别给灵武市文管所和银川市文物局打了电话,讲述了他的发现。很快,考古人员来到了马云发现“石头”的现场。考古人员惊讶地看到,在一片南北长50米、东西宽5米的缓坡上,有一块40厘米宽、约2米长的动物股骨化石裸露在坚硬的土层中。经过考察

001



宁东镇亿年恐龙惊现身
小马云慧眼识破大化石



和试掘,工作人员判断这是一只远古动物的化石,但动物的种属难以确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局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宁夏,双方联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国际著名恐龙专家徐星博士也亲临现场指导。发掘的结果证明,马云发现的正是生存在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

经过两年多的联合发掘,在3个发掘点中,共出土包括头骨、牙齿、肩胛骨在内的8具恐龙个体化石。一号坑中叠压着3具恐龙化石,其中一具的骨骼关联程度较好,占到完整恐龙骨骼的61%。从尾骨化石的残存长度及其他特征判断,其中的两只恐龙的身长约为24米,另一只恐龙身长则达到30多米。二号坑中出土了长达1.8米的恐龙肩胛骨和8个关联性极好的总长1.1米的恐龙背椎骨。后者是目前亚洲挖掘出的最大的一块恐龙脊椎化石,有“世界级恐龙的脊梁”之称。二号坑中还发现了一块长28厘米,宽32厘米,呈棕黑色的恐龙头骨化石。这不是一块普通种属的恐龙头骨化石,而是国内罕见的蜥脚类恐龙头骨化石!因为蜥脚类恐龙头部很小,颈部细长,在复杂的地质变化过程中,它们的化石极易与身体化石分离,不见踪影。三号坑中还挖掘出了保存完整的恐龙牙床化石。中科院专家称,22颗棒状牙齿清晰可见,并呈倒U形排列,这是中国首次发现长着棒状牙齿的蜥脚类恐龙化石。



灵武恐龙化石博物馆

与其他地方出土的恐龙化石相比，在灵武市宁东镇磁窑堡发现的恐龙化石具有以下三大特殊之处。

一是填补亚洲恐龙化石研究空白。目前大型蜥脚类恐龙，只分布在印度、非洲和南美洲。在宁东发现的这类恐龙化石，不仅填补了宁夏化石发现史上的空白，而且为亚洲恐龙化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二是恐龙背脊之高举世罕见。宁东发现的恐龙背椎化石有着非常高的脊骨，且背部中央附着有高耸的扇状背脊。与此前发现的所有该类恐龙化石相比较，它的背脊要高出许多。这为研究恐龙机体的功能特性和当时的地表自然环境提供了重要线索。



恐龙化石挖掘现场

三是分布状况透露地质奥秘。从宁东恐龙化石发掘地的沉积岩结构来看，可以推断这些恐龙是在死后被水流冲至一片面积广阔的淡水湖里，并在漫长的岁月里渐渐沉积到湖底形成化石的。时至今日，化石仍分布在一个较为平缓的层面上，基本没有叠压的情况，表明该区域在埋藏了恐龙化石之后不曾发生重大的地质变化，这对于研究上亿年前此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006年8月26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现场直播了宁夏宁东恐龙化石遗址的发掘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和巨大反响。人们在对这批恐龙化石的巨大价值而惊叹的同时，也对发现者马云的智慧和执着感到十分的钦佩。

(董宏征撰稿)





张三小店住进法国神父 水洞沟掘出旧石器遗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的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进入系统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自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对水洞沟进行科学考察和发掘后便名扬中外。当年,这两位法国古生物家在水洞沟住在一家小客栈——张三小店,小店也因此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而被载入史册。张三,本名张梓,汉族,灵武水洞沟村人,生于1894年,病逝于1965年。兄弟四人中,因他排行老三,人们便叫他张三,他开的小店也被称为张三小店。明朝中叶,官府在修筑长城时,沿长城内侧修筑了一条宁盐大道(银川至定边)。当年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客商很多,常在水洞沟客店住宿或“打夹”(吃饭,喂牲口,做短暂的休息)。张三小店的前身是张三父亲张天义开的车马大店,大店北距水洞沟遗址约500米,是宁夏去往内蒙古、陕北的必经之路。那时车马大店颇具规模,有上房7间,东西配房各5间。客商旅人过了黄河到了横城渡口,大都天色已晚,便入住该店。张天义经营该店时,生意兴隆,一家人生活也颇殷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前期,仁存渡口及银川至灵武公路建成,来往的客商大多从仁存渡口渡过黄河,过往横城的客商大幅减少,宁盐大道及水洞沟地区随之衰落,在此居住的人家只剩下四五户。此时张天义年事已高,将车马大店交由张三弟兄们轮流经营,但生意萧条,车马大店变为小店,最后由张三一人经营,遂被称之为张三小店。

1920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从宁夏银川去陕西。他沿着宁盐大道东渡黄河到达今灵武市水洞沟村,夜宿张三小店。当晚他在店外空地乘凉时,无意中发现



水洞沟遗址

了清水河对岸的断崖上有磷火闪现,这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二天他前往踏勘,看见断崖的半壁上露出了一些奇异的石块和动物碎骨。肯特向张三借了一个木梯,爬上断崖,收集到了一块披毛犀头骨化石和一些石器。这令肯特惊喜不已。事后,肯特将这一发现告知了时任中国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长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神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

德日进和桑志华对肯特的这一发现尤为关注,决定抢先发掘。1923年5月13日,德日进和桑志华从巴黎启程前往天津,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行。两人经天津、北京到达包头,并以包头为考察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达水洞沟,于6月11日晚住进张三小店。20世纪20年代交通不便,德日进他们是坐着“架窝子”(左右两匹骡子中间架着支有帐篷的睡床)来的。张三当时年近三十,他给德日进当向导,骑毛驴到银川采购粮、油、盐等生活用品,照顾德日进的生活起居。那段时间是张三小店生意最好的时候。德日进是法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曾师从德日进的贾兰坡先生在1982年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古生物学大师——德日进》中写道:“水洞沟是荒漠地带,附近一带至少在方圆5公里以内荒无人烟。但是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店房,叫作张三小店,是为了东来西往的旅客设立的。小店至多能住四五个人,也不卖饭,只是客人自带粮米,代为烧饭罢了。当年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在那里发掘的时候,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外国来客,面





貌、服装、习惯又和当地人不同，因而惹起很大注意。直到今日，尽管张三夫妇都已亡故，但是人们一提起两位外国人来，还谈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两位西方客人每天只吃土豆和鸡蛋，吃顿烙饼也不容易，因为附近很难买到面粉，更不用说咖啡牛奶了。”

德日进和桑志华住进了张三小店，开始对水洞沟进行系统地发掘和考察。德日进按照制订的考古计划，雇民工在清水河北崖处发掘了编号F1至F5的5处遗址。德日进时而照相，时而挖掘，而且不准外人进入挖掘场所，发掘工作显得十分神秘。一天，德日进在清水河北岸崖壁下踏勘时，发现崖壁上有灰烬的痕迹。他跑回来给了张三5块银元，打着手势要张三为他找个大梯子，然后和桑志华攀着梯子上北岸崖壁，在那里挖掘出一些动物头骨化石。他们激动万分，拿出带来的葡萄酒请张三一起喝。

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水洞沟的发掘考察大约进行了四五十天，仅在F1遗址就出土了300多公斤的石器、化石，其中刮削器、尖状器等都属于旧石器时代，并发现了古人类用火的痕迹。考察期间，德日进把张三小店标在了他绘制的地图上。后来他们的考察报告在国外发表，张三小店也随之在国际古生物界出了名。考察结束后，他们将发掘到的石器、化石等装入木箱，转运到国外。临行前，德日进送给张三一些布匹和几瓶葡萄酒，说他们还会再来。

德日进和桑志华回国后，将他们带回的石器、化石标本和考察报告一并交给当时的考古权威、石器专家布勒和布日耶教授。他们一起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对水洞沟出土的石器进行了潜心研究，最后共同形成了长达几十页的水洞沟考察报告。1928年，布勒、布日耶、德日进、桑志华等学者在题为《中国的旧石器》一书中公布了他们在鄂尔多斯，其中主要是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等地调查发掘的全部材料。他们将水洞沟的石器和法国旧石器文化中晚期的莫斯特、奥瑞纳、索鲁特文化的石器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在水洞沟采集的值得注意的材料（至少三分之一），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其他用石片制成的刮削器、雕刻器、钻头等，则“令人吃惊地同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相近”，“小的叶状尖状器至少同原始索鲁特文化期类型有某些一致的联系”。总的印象是，水洞沟文化“好像处在很进化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体”。德日

进、桑志华他们在这份报告中得出结论,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应属于晚莫斯特文化期(在距今约10万年至4万年),或欧洲奥瑞纳文化早期(距今约四五万年),由此震惊了世界考古界。

1960年,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2次发掘。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破裂等原因,这次发掘半途而止,但还是发现了2000多件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贾兰坡、盖培、李炎贤等对当时发掘的资料和出土的石器进行了研究,于1964年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8卷第1期发表了《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一文。他们认为,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尖状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典型莫斯特尖状器相比,两者不但加工的方法相同,而且器形也无二致”。水洞沟的半圆形刮削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期)的新月形刮削器相比,尽管原料不同,加工方法和器形却非常相似。对水洞沟遗址中数量较多的圆头刮削器,他们也认为与欧洲的“平刮削器”和“船底形刮削器”接近。通过对石器的观察和研究,他们也得出了与德日进、桑志华等相似的结论。不过在遗址的断代问题上,他们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看法,认为把水洞沟遗址的“文化时代固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显然还会遇到某些困难,看来把它放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可靠性更大一些,因为后期的性质更为明显”。此外,他们还试图将水洞沟文化和山西丁村文化联系起来,以解释水洞沟石器技术的来源。他们指出,水洞沟文化在性质上似乎与丁村比较接近,可能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但同时又指出,由于它们之间存在较大的缺环,一时还难下结论。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领的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3次发掘。当时,宁夏博物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一同参加了发掘。这次,在水洞沟遗址的河湖相粉砂下的底砾地层中,发现了磨光的石器和石磨盘,从而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而是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只有河湖相粉砂下的底砾层下部才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代表着水洞沟文化的面貌。裴文中、李有恒在1984年发表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8卷第2期上的《萨拉乌苏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中,纠正了德日进等把水洞沟遗址看成是单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看法。

